

不灭

——写给黑城

是的 物质不灭
总有这些在眼前循环交替着的一切

当斜阳缓缓落下 一转身
迎面而来的

果真是那令人惊呼又悲喜交加的昔日光华
初升的月 重临的圆满
旧时山川正静静地随着记忆往远方无限开展
芦苇从中湖水的反光隐约而又透明

因稀少而珍贵的线索 如金如银

如我们年轻时曾经那样相信过的爱情

此刻的我也并不怀疑

是的 物质不灭

总有这些在眼前循环交替着的一切

半埋在流沙中的城池已空

却还留有不明的咒语

巨蛇双双守护着的宝石 还深悬在

干涸的井底

历史的传言千年不变

据说 这整座城郭的繁华旧梦

会在最美最清澈的月光里 复活

除你之外

除你之外

无人愿意相信那恒久的
且又必须时时变动消亡的存在

除你之外

无人愿意原谅

这董小慎微却又总是渴望能够为了什么

去挥霍殆尽的我的一生

除你之外 无人见过

那曾经迫使我们流着泪仰望的

何等奢华何等浩瀚的星空

无人来过

我曾经那样悸动着的心中

除你之外

无人知晓那一处旷野所孕育的天籁

是的除你之外啊除你之外

初心

——再访曼德拉山的岩画群

我们群居终于有了信仰

却还想再说些什么

那些句子来自亘古

来自初心烙印的疼痛之处

是熔岩冷却之后犹存的

滚烫的记忆

遂在向阳的山坡上

选好了从山脊上跌落的那些

巨大又平滑的石块

(与周遭灰蒙的土石相比

那久经日晒的深黑表层是强烈的诱惑

是难以拒绝的召唤)

日复一日世代接着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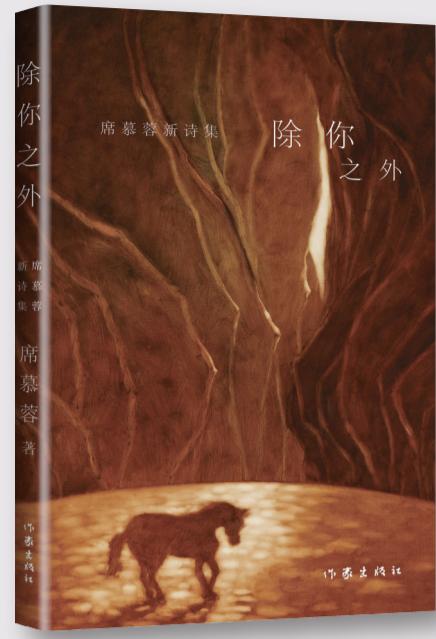
我们随着朝阳前来

在各人的位置上坐定

拾起尖锐的砾石如笔

《除你之外》(诗摘)

□席慕容



将所有深藏着却又不时冲撞着的意念
一笔一画地慢慢磨刻成形

(曾是苍翠的密林瞬间被冰河覆盖
瞬间再成为沉陷的古海
曾是浮起的戈壁曾是游离的雾霭
曾是狂风卷起的最后一场暴雪
每一颗柔细的沙粒
曾是那个寂寞空茫的世界
自己对自己的轻声低语……)

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白
这磨刻的过程绝不能沦于一种竞赛
无关速度无关声名
而是初心里的敬畏爱慕
以及悠长与缓慢的等待

相对于宇宙星辰的邈远路途
你们此刻的到来并不算太迟
是的我们也不过才是
刚刚离开在这向阳的坡顶上
刚刚写下了几首温暖的诗

英雄博尔术(1163—?)

(节选)
是因为一阵微风拂过
吹开了他额前的乱发
还是因为一束穿透云层的阳光
突然照亮了他的脸庞

微带风霜稍显疲累
却丝毫不减损那少年的英武和高贵
他远远策马向你走来
如鹰雕之掠过旷野而旷野无垠
那是个微寒的清晨世界刚刚苏醒

那是个微寒的清晨日出之后
青草的香气还带着露水的滋润
你们家的大马群静静散布在草原之上
十三岁已满的你
正在辛勤工作帮骒马挤奶
他远远策马向你走来

该书是席慕容继《七里香》
《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迷途诗册》《边缘光影》《我折叠着我的爱》《以诗之名》之后的最新诗作,
由席慕容亲自审订并独家授权作家出版社出版。席慕容,既是诗人、画家,也是叩问乡关何处的旅人。困惑、追寻和终于安静找到自我的笃定始终伴随在她的诗中。那些对生命深处的奥秘感人至深的探寻,对命运幽微的洞见深刻灵动的思考,如此坚定,如此温暖,如此美好。

还没开口询问那凝视
就点燃了你的心魂
博尔术啊博尔术
史书里还特别指出你是个俊美的少年
可是眼前的他
却是眼中有火脸上有光的好男儿
拥有你万分渴慕的英雄气概
忽然你只想追随他驰骋万里走遍天涯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种种豪情壮志
此刻满溢在你年轻的胸怀

你们眼神相触的瞬间
山川寂静万物称庆
喜悦的讯息已经传遍祖先深爱的乡土
苍穹高处
九十九尊腾格里神都在微笑祝福

博尔术你可知道
来到你面前的这个少年坚忍无比
早早失去了父亲的他历经艰险四面受敌
幸而有贤能的慈母和互相依靠的幼弟
不想在三天前
家中仅有的八匹银合色宝马又遭贼人盗去
循着草上的痕迹追趕了三天三夜
终于在此遇见了你

博尔术你多么庆幸可以出手相助
你说:
“今天清早,太阳出来以前,
有八匹银合色宝马,从这里赶过去了。
我指给你踪迹。”

刚要举起手来才发现
装满了马奶的皮奶桶还没有放下
也罢也罢
既是要给人带路就连家也不回
把皮口袋扎起来放进一丛茂密的芨芨草堆
又让对方把那秃尾巴的甘草黄马换了
骑上一匹黑脊梁的勇壮白马
自己也挑了匹快马毛色淡黄
就此往前路出发

人在鞍上博尔术你才回头说话:

“朋友! 你来得很辛苦了!
男子汉的艰苦原来一样的啊!
我给你做伴吧。
我父亲人称纳忽·伯颜。
我是他的独生子。
我的名字叫博尔术。”

少年此时也向你说出
逝去的父亲名讳是伊苏克伊
母亲闺名诃额伦
自己的名字是铁木真还有四个弟弟
别勒古台合撒尔合赤温帖木格
和一个小妹妹帖木伦
由于遭到自己族群的嫉恨与抛弃
孤儿寡母只能辛苦度日
没有牛羊和多余的财物
那八匹骏马是全家唯一的依恃
现在能得到朋友你的帮助使我的勇气加倍
相信我们两人一定可以将马群夺回

初夏的清风拂上你因兴奋而炽热的脸庞

眼前这个世界怎么好像

突然突然就改变了模样

博尔术啊博尔术

你一向是个乖顺的孩子此刻

怎么竟然把马群皮奶桶子

还有种种牧野的工作和责任都抛在身后
也不先去向父母禀告一声就擅自走出
这是第一次啊博尔术
你全心全意在品尝着这友谊的醇酒
心中涌动着何等甘美的暖流
为了解救朋友的危难
这天地之间就再无阻拦

此刻原野上的阳光也已有了暖意
你们二人并肩策马往前方急急奔去

时隐时现时断时续
追索着那些盗马贼在草叶间留下的痕迹
整个白昼你们二人都在草原上驰走
从缓缓起伏又漫无边际的旷野
逐渐来到一座长满了松柏的山丘
暮色已临铁木真提议不如就在此宿营

他为你们在山脚处找到了一个避风的角落
有松针厚积仍带着淡淡的香气

不远处是一条细长的小河迂回流过

两人先替坐骑卸下了鞍辔
用刮刀刮去马汗让它们去河边饮水
这时铁木真已用弓箭猎杀了一只旱獭
在山脚的沙地里挖了个浅穴埋下
然后在其上燃起了小小的火堆
没多久有木碗的热茶有烟烤的肉

美好的晚餐就已齐备
博尔术饭后的你只想稍作歇息
却没料到一日的疲累即刻让你沉沉睡去
恍惚中只瞥见树梢的夜空如宝石般透明的蓝

星群闪烁如此宁静如此平安
第二天的黎明日出之前

半边的天空已转成彤红辉光如烈焰
你才刚起身就看到两匹骏马都已装备齐全
铁木真真正从河边走来

要把盛满了清水的皮囊系置在马鞍旁
酣睡了一夜的你只觉得精神抖擞气势昂扬

不由得高举双臂仰天大喊了一声:

“雅布议!”

是的走吧走吧让我们马上出发

再过了两天两夜之后

终于寻到了贼人的聚落

远远望见那八匹银合色的宝马被栅栏圈住
想是怕它们自行逃脱
你们二人二马隐身在杂树林中静静等待
到了晚茶时分原野上已无人影才慢慢靠近
栅栏中的八匹骏马嗅闻到主人的来临
它们兴奋得鼻息急促不断举起前蹄刨地
却也明白这是险境不可发出任何嘶鸣
待得主人将栅门的皮绳绳结一一解开
障碍清除这八匹被困多日的好马儿啊
几乎是夺门而出不需主人的引领
径直向着回家的方向全速前进
这时候的蹄声与嘶叫才将毡房里的贼人惊醒

暮色里有几个还拿起套马杆在身后追赶
你向铁木真讨箭想把他们驱散
铁木真却说:
“为了我,恐怕使你受伤害,
我来断射!”
说着就回身拉弓瞄准静定的身姿英伟挺拔
那慑人的气势令匪徒心生惧怕
就借着天色已暗互相劝告
纷纷将身体往后一仰止住了自己的马

你们二人日夜兼程
赶着失而复得的八匹骏马
越过河谷穿过湿地
又掠过那千顷万顷在风中摇晃着的从从芦苇
惊起了水面的禽鸟群飞振翅扑向天际
整座天穹有时浑如一体碧空澄澈
有时却各自造景各自分割一方乌云翻滚
一方细雨迷蒙一方却正丽日当空
因而常常会遇见那座横跨天际的巨大彩虹
在回家的路上博尔术十三岁的你
总会觉得那是腾格里神的祝福也是奖赏

当你们回到了来时第一夜那个避风的角落
有种熟悉的感觉像是已经回到了家
清晨醒来相约到小河边好好漱洗
身体与头发在寒凉的河水中涤尽了尘沙
上岸着衣之后两人相对着坐下
在芳香的松柏林间在鸟雀争鸣的夏日清晨
彼此为对方将两侧的短发辫仔细编好
奔波了多日的辛苦终于结束不禁相视微笑

此时铁木真诚恳地向你道谢并且
他说想赠你几匹马作为此行的酬劳
博尔术好男儿
你登时从草地上一跃而起
脸庞通红好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接下来你的回答又多么明朗多么热烈
你说:
“我因为朋友你来得很辛苦
我为要帮助好朋友,才给做伴。
我还要外财吗?
我父亲是有名的纳忽·伯颜。
纳忽·伯颜的独子就是我。
我爸爸所置下的,我已经够了。
我不要!
不然我的帮助,还有什么益处呢?
我不要!”

八百年来记录在史册上的这段言语
还不断地在高原的篝火旁辗转传递
博尔术好男儿
你已经用最大的努力阐明了自己的胸怀
那里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赤诚和友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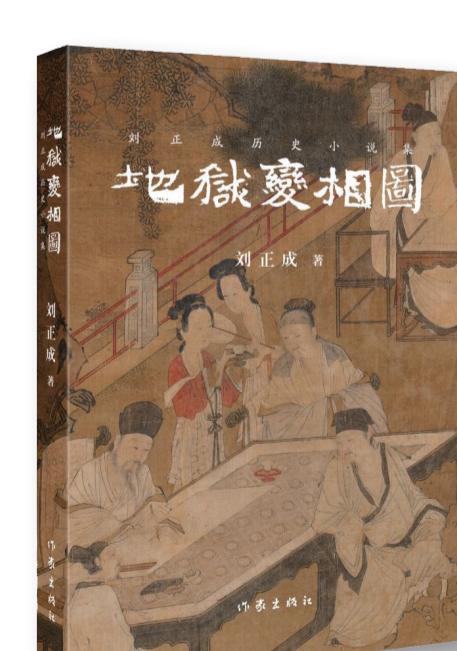
(摘自《除你之外》,席慕容著,作家出版社
2018年8月出版)

人心即地狱

——《地狱变相图》三版自序

□刘正成

文艺《红岩》《峨眉》《四川文学》编辑,可以说他是四川当代文学史的见证人。第二位知音乃是已故老作家高缨,他看到我的处女作后异常兴奋地鼓励我照这个路子写下去,当年这对一个青年作家是多么重要啊!还有两位知音,一位是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另一位是已故四川老作家杨牧先生,他们的表达均颇有趣味性。流沙河先生当年是《星星》诗刊的老编辑,我是《四川文学》的新编辑,我们四川文联盘踞在成都布后街熊克武先生的故居里,他在前院与作家协会为邻,我在后院与沙汀、艾芜先生居所为邻,大家很少往来。有一天他突然从前院来到后院找到我,对我说了一句话:“正成,读了你的《地狱变相图》,对我刮目相看!”从此我们成了谈友,杨牧先生是四川作协专业作家,他与流沙河先生一样被打成右派,是“左联”时代的老作家,平时不来机关,也是突然到《四川文学》编辑部找到我,问我家住在什么地方,要上我家来喝洒。他一边喝酒,一边眉飞色舞地大谈我的几篇历史小说,我在猜想是不是有搔到他老先生什么痒处了,挠了他的心中块垒?我怯怯地说,我在学陈翔鹤先生的历史小说,他砰的放下酒杯,拍了我一巴掌厉声道:“你比陈翔鹤写得好!”陈翔鹤先生是川籍作家,“文革”前即是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我的偶像。我讲这些旧事,并非借此抬高自己之意,而是一直在琢磨自己的写作分别在哪一点上激起了这些前辈老作家的心中涟漪,



竟忍不住屈尊来找我倾谈?

关于这一点,吉狄马加在他的序言中似乎也为我作了精彩的回答。他说:“刘正成结集出版的历史小说一共有八篇,篇篇皆有极花峰转之处。每篇看似写历史人物,其实也是站在文人在场的角度与方位,对人们内心的一次次超越与观照。”我在二版序中交代了写作这批历史小说的时代背景和心路历程,这个时代背景即是“文革”后几代文艺家对所经历苦难的刻骨铭心与共鸣,这个心路历程即是对我“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模式的扬弃和文体的个性化追求。前者容易理解不赘述,关于文体问题我想多说几句。

我熟读过《庄子》内篇、外篇的所有文章,我说庄子其实是2000年前最伟大的小说家。他所有的哲学观念都演绎于他所叙述的寓言般的故

事之中,记不清古代哪一位文艺评论家说过,也许是金圣叹吧,他说庄子的文章会“飞”。《庄子》所叙述的一个个“故事”的情节与结构特征确实在“飞”。所谓“飞”,即是它并不遵从他所描绘的故事情节、细节循序发展,而是遵从故事人物即庄子本人内心逻辑跳跃前行,让人感觉像飞一样。当代音乐中有“小众”趣味的流派,比如曾风靡于20世纪30年代的爵士乐,一些上了年纪有老上海经历的人现在总爱去外滩和平饭店咖啡厅听老派爵士乐,演奏者似乎也是当年人物装束,让人陶醉迷离。大家想想离世不久的陈逸飞在他的油画中所塑造的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那些历史人物,让人回味无穷叹为观止。为什么?有这样阅历和人生经验的人不需要你一五一十地去讲上海滩故事,他会一点头,去品味其中韵味。

佛教思想在阐述六道轮回要义时有句话,叫“人心即地狱”,这与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近义。我的《地狱变相图》也曾获过奖,峨眉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都曾约我把这篇历史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我均拒绝“触电”。人心的思维跳跃如电光火石莫名其妙,我无法用严丝合缝的故事情节去复制,如同吉狄马加先生在序言中引用《半山唱和》中王安石和苏东坡的禅宗偈语对话一样,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者也!这或许就是传统文体中草蛇灰线似的《南华经》一脉?

当然,在今天知识爆炸的年代,聪明细心的年轻人亦可以成为我的知音,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人心与人心之间真不能触发和共鸣,人类就不会有理性存在了。我向读者提一个建议,不要把我的历史小说带到厅厅去阅读,而是带到公园茶馆去消遣,在平心静气的环境中,也许我会获得许多没有阅历却又无比聪慧的青年读者知音。哈哈,我期待着!

(摘自《地狱变相图:刘正成历史小说集》,刘正成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